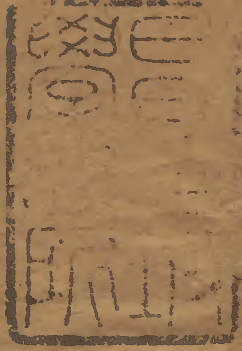


成案所見集 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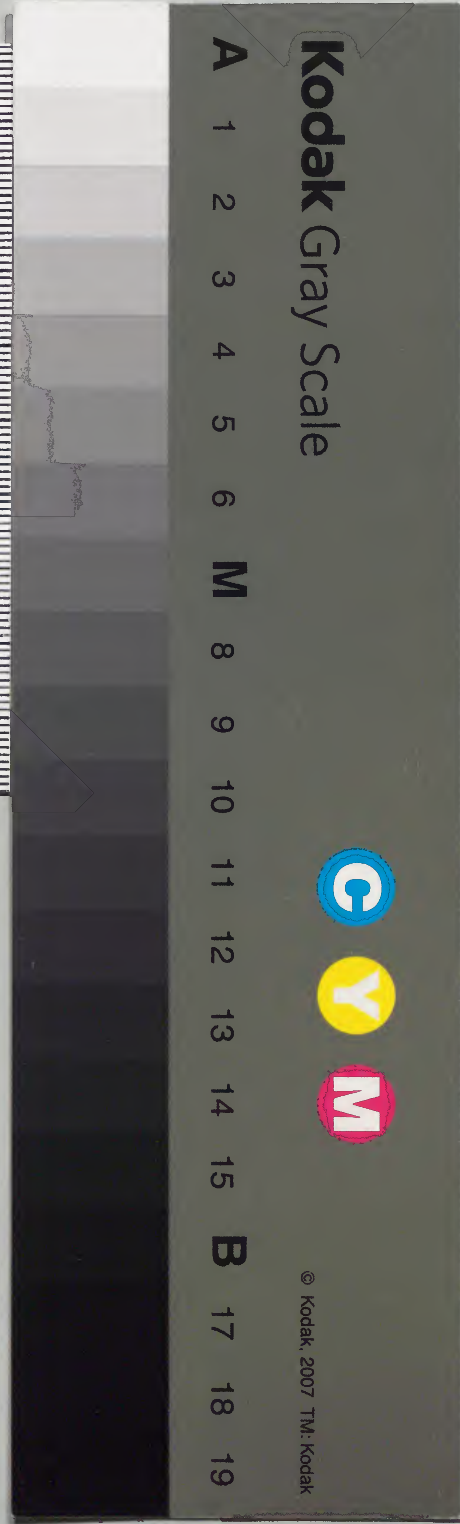
十下



			九	漢
		二	二	書
		四	四	門
四	八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49
冊數	48 ( 36 )
函號	296 104





僧人故殺十一歲幼徒奉

旨改擬斬決

刑部題會看得徐溝縣僧人界安毆死伊徒韓二娃

子一案據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緣界安籍隸

陽曲縣在徐溝縣娘娘廟披剃為僧乾隆四十年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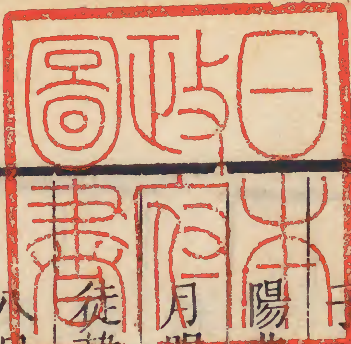
月間有太原縣民韓貴隴將子韓二娃送與界安為

徒韓二娃年幼貪頑界安屢次責打不悛四十一年

八月初九日韓二娃之父韓貴隴赴廟探望界安留

其住宿同喫午飯界安飲酒將韓二娃不受訓誨之

處向韓貴隴告知迨至天晚酒飯俱畢韓二娃外出





界安于起更時尋回韓二娃啼哭界安酒醉生氣卽將韓二娃衣褲扯脫用繩縛其兩手拴弔梁上又將麻繩雙股扭住用水浸濕毆打韓二娃兩腿兩胎膊韓二娃未曾求饒出言抵觸界安愈覺惱恨頓起殺機用繩遍身亂毆韓貴隴同工人高楚上前拉勸俱被推開韓貴隴跪地懇求亦置不理仍復狠毆致傷韓二娃心坎脊脊多處立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僧人界安恃酒逞兇將年僅十一之幼徒韓二娃剝衣弔縛遍毆多傷立時斃命殘忍已極據供臨時有意欲殺應同凡論將界安依故殺人律擬斬監候先行刺字等因具題前來經臣部等衙門照擬核覆具題奉

旨僧人界安將十一歲幼徒韓二娃用繩拴弔疊毆立斃甚至其父韓貴隴跪地求饒亦置不理其兇狠慘毒甚爲可惡該部僅照故殺擬以斬候尙未爲允僧人出家持律原不應身犯殺戒是以每年秋審時遇有僧人毆斃人命者概予勾決以示懲儆今界安因其徒年幼貪頑輒恃醉逞忿頓起殺機立寘之死是界



安旣犯王章又破佛律非常人鬪毆故殺者可比豈可令其久稽顯戮著交該部另行妥議定例具奏此案卽照新例辦理欽此臣等現經遵

旨議奏將僧人逞克謀故慘殺十二歲以下幼孩者改爲斬決界安應卽照改新例擬斬立決該撫旣稱高楚委係年老並非勸阻不力應毋庸議等語應毋庸議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旨界安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刑部奏查僧人首重殺戒佛律綦嚴而兇毆幼孩有心慘殺尤爲

主章之所不容臣部向來核辦僧人殺人情重之案因秋審概入情實是以定案時各照鬪毆謀故本律分別斬絞定擬統歸秋審辦理未經另立科條原屬缺畧今僧人界安立斃幼徒韓二娃一案韓二娃年僅十一該犯恃醉拴網用浸濕麻繩毒毆其父跪求不允復疊毆鱗傷有心斃命似此克惡殘忍出自僧人尤爲狠毒誠如

聖諭非常人故殺者可比不可令其久稽顯戮臣等遵



旨酌議應請嗣後僧人違克謀故慘殺十二歲以下幼孩者即擬斬立決庶克惡僧人咸知儆懼而情法亦昭平允其餘尋常謀故鬪殺之案仍照本律辦理恭候命下載入例冊遵行同日奉旨依議

毆死義姪捏作瘋狂養母抬入櫃內悶死部駁  
審出實情改依鬪殺擬絞

刑部題會看得桐城縣民戴維高毆傷戴玉保身死串囑屍母袁氏捏供悶斃一案據安徽巡撫閔咨稱緣戴玉保本係蘇姓經戴茂高抱養為嗣聘媳凌氏過門童養乾隆三十三年戴茂高物故其妻袁氏招贅馬美文為夫撫養子媳詎馬美文將家道消敗袁氏同子媳另租謝姓房屋與前夫戴茂高之弟戴維高鄰居四十年十二月內戴玉保得患瘋疾時發



時愈未經投明鄰保迨至四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晚  
戴玉保瘋疾發狂欲行毆妻凌氏趨避叔公戴維高  
家戴玉保趕追袁氏上前攔阻戴玉保用拳毆打戴  
維高同壻朱五保趨視戴維高見而喝罵戴玉保拾  
取瓦罐擲傷戴維高腿上復將扁担毆傷戴維高額  
顛朱五保奪下扁挑戴維高接取過手打傷戴玉保  
兩肋帶傷胸前及右胎臍仰跌墊傷腰眼戴維高當  
卽回家適謝相林走至袁氏見戴玉保在地兩手亂  
抓恐其復起滋事當令朱五保謝相林擡進房內見  
戴玉保手足仍復亂動袁氏情急因房內放有空木  
櫃令朱五保謝相林將戴玉保擡入櫃內袁氏合住  
櫃蓋欲俟安靜放出朱五保等各自散歸比朱五保  
將戴玉保關櫃情由向戴維高告知凌氏聽聞奔回  
查看袁氏掀開櫃蓋戴玉保已被氣悶身死袁氏隨  
卽買棺私殮迨馬美文在周聖全家帮工周聖全往  
周方錫店內沽酒聞知戴玉保身死隨向馬美文告  
知馬美文往查見已棺殮心疑身死不明俛周聖全  
向周方錫商控周方錫聲言謝相林族人謝勝川謝



勝岩謝若谷謝盈谷均屬有錢不若指控朋奸便可  
詐錢遂寫詞稿唆令馬美文赴縣具控周聖全亦卽  
同行經前署縣劉曰燮詣驗作聞山將胸前腰眼  
傷痕漏報填格旋卽卸事移交署縣朱泰會通詳因  
案情疑似委員會檢飭審並據該州縣究出周方錫  
唆訟情由及戴玉保之死實因瘋發被伊母袁氏擯  
入木櫃合住櫃蓋以致氣悶身死各情供認不諱查  
戴玉保係戴袁氏乞養異姓之子袁氏因戴玉保瘋  
發主令關閉櫃內本欲俟其安靜放出初無害人之

意乃致閉悶身死將戴袁氏依過失殺乞養異姓子  
孫勿論律勿論周方錫馬美文均照誣告人杖罪加  
誣罪三等律擬徒戴維高照親屬不行看守例朱五  
保比照鄰佑人等不看守以致瘋病之人自殺例均  
擬杖責作作聞山遺漏傷痕周聖全隨同赴控均照  
不應重律擬杖八十謝相林病故免議屍妻凌氏因  
姑作主棺殮謝勝川謝勝岩謝若谷謝盈谷訊無朋  
奸情事均毋庸議咨部銷案等因前來經臣部以人  
命案件必須詳鞫致死確情務使毫無疑竇方成信



謝此案戴玉保身死之處據該撫審看戴玉保瘋病發狂欲行毆妻伊妻凌氏趨避戴維高家內戴玉保前往追赶持担毆打戴維高額顱戴維高接取扁担打傷戴玉保兩肋胸前胎膊並傷腰眼等處伊母袁氏見戴玉保在地兩手亂抓恐其復起滋事當令謝相林朱五保抬進家內復見其手足仍復亂動袁氏情急卽令謝相林朱五保擡入木櫃合住櫃蓋以致氣悶身死等情查戴玉保本係袁氏故夫戴茂高抱養蘇姓之子與袁氏親生有間戴玉保果有瘋病歷經數月豈有鄰族全無見聞之理况既經戴維高持担毆打受傷倒地其在地亂抓情形去死無幾又安能起而行兇滋事且謝相林朱五保俱尙在旁更無難帮同制縛袁氏何所悚懼而遽爲情急閉入櫃內以致氣悶身死是戴玉保之死若非戴維高毆傷所致卽係袁氏有心欲殺斷未有意圖約束而以木櫃爲禁錮瘋人之所者也再查袁氏前夫故後遂與馬美文苟合團聚嗣後不與共處另租房屋居住則袁氏已非端謹安分之婦馬美文以戴玉保身死不明



向周方錫商捏謝姓朋奸是馬美文之先被袁氏背棄定已知其素行未必盡出無因且戴玉保已被戴維高克毆多傷謝相林如果毫無干涉何以聽從袁氏幫同戴維高之婿朱五保將戴玉保擡入房內並爲悶斃櫃中細核案情謝相林戴維高等恐與袁氏有曖昧不明情事因戴玉保年長碍眼妬恨交加商謀致死故令袁氏出頭捏稱瘋狂希圖避重就輕均未可定且袁氏先將戴玉保私行殮埋迨被控相驗乃作將致死傷痕全行漏報顯有畏罪賄囑情弊此等緊要關鍵止當虛衷推鞠確核真情按律定擬乃該撫以戴玉保身死櫃內係屬思慮所不到將袁氏依過失殺乞養異姓子孫勿論律勿論戴維高照親屬不行看守律擬杖而于毆打重傷反置爲輕罪不議其作遺漏致命重傷轉謂罪名並無出入至監生周方錫如何唆令馬美文具控朋奸詞內定有指據今既坐誣斥革擬徒亦未將如何審虛情由聲敘明確復不將招冊供詞送部查核辦理實不可解事關生死出入難以據咨完結應令該撫另委賢員



將此案逐細研訊妥議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閔 委員會審訊出袁氏裝入櫃內一節係屬串捏戴玉保實係戴維高毆斃並無商謀致死及曖昧不明情事亦無賄囑作伴聞山隱報傷痕情弊周方錫實係希圖藉詐平空捏誣唆控謝勝川等委無朋奸賄囑改供開脫情事將戴維高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馬美文控告戴玉保身死不明事已得實其所控戴維高引誘謝相林謝勝川等朋奸凌氏均由周方錫唆捏免其坐誣周方錫照誣告杖罪加所誣三等律擬徒朱五保當戴維高奪取扁担連毆之時並不勸阻照不應重律擬杖作伴聞山雖無受賄匿報情事但致命胸前腰眼傷痕未經驗出致戴維高得以狡供袁氏悶死幾致克犯漏網照失出減五等律于戴維高絞罪上減五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周聖全雖未從中唆使但不行阻止伴同赴縣呈控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戴玉保雖係袁氏抱養之子但撫養配媳恩義已深與親生無異袁氏因戴維高哀求許允收殮並未受財袁氏應照子孫被殺而



祖父母父母私和律擬杖八十係婦人照律收贖屍  
妻凌氏曾經求姑伸冤並欲出首私和因姑刎頸挾  
制心生畏懼是以隱忍且提審卽行供出實情請免  
置議謝勝川謝勝岩謝若谷謝盈谷均訊無朋奸情  
事俱毋庸議等因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奉  
旨戴維高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爬取衆山松毛戳傷身死部駁改依鬪殺

刑部題會看得金華縣民沈阿全戳傷謝新瑞身死  
一案先據浙江巡撫三寶疏稱緣沈阿全與謝新瑞  
素不認識沈阿全有松山一座土名馬踏山乾隆四  
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午後謝新瑞在沈阿全山內爬  
取松毛沈阿全由田削草携鋤回家瞥見喝罵謝新  
瑞回詈沈阿全卽將謝新瑞筐內松毛傾在地上謝  
新瑞隨用竹爬向沈阿全毆打沈阿全閃避卽用鋤  
柄毆傷謝新瑞左右臙肋謝新瑞撩棄竹笆奪住鋤



柄兩相拉扯沈阿全冀其鬆手將鋤柄往前一聳不期柄頭戳傷謝新瑞右脇等處倒地時有何荷上朱新辯在山砍柴望見赴勸沈阿全當卽走回朱新辯等將謝新瑞背送回家伊弟謝新福投明地保吳信男向理沈阿全當出錢一百六十八文托保送交謝新瑞醫治詎謝新瑞傷重醫治不痊延至十二日殞命屢審供認不諱訊非有心致死查謝新瑞偷爬沈阿全松毛原屬有罪之人沈阿全雖稱謝新瑞用爬拒毆但並未受傷沈阿全輒用鋤柄毆傷謝新瑞身

死自應按律擬抵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吳信男擬笞援免等因具題臣部等衙門查辦理命案據供定罪援引律例各有專條此案謝新瑞赴沈阿全山內爬取松毛被沈阿全戳傷越三日身死據屍弟謝新福供稱伊兄生前向伊訴說偷取松毛被毆屬實是謝新瑞行竊已據伊弟供明其爲有罪之人已無疑義當時沈阿全撞見詈罵將伊筐內松毛傾棄謝新瑞隨用竹爬向毆沈阿全舉鋤柄回毆謝新瑞復棄爬奪住鋤柄互相



拉扯核其情形謝新瑞偷取松毛被事主撞獲並不  
畏懼逃避輒用竹爬先毆事主卽係持仗拒捕迨棄  
爬之後雖非持仗在手固未便律以格殺勿論之條  
但該犯敢與事主爭奪鋤柄互相拉扯沈阿全力不  
能擒以致奪鋤戮傷戕命按例定擬律有專條今該  
撫聲稱謝新瑞雖用竹爬拒敵但沈阿全並未受傷  
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徒嚴  
事主擅殺之罪轉畧賊匪逞克之情援引既有不符  
卽情罪亦未能允協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審取

確供按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浙

撫王亶望疏稱遵卽委員覆加研訊並將屍親地保  
山隣等提審看得金華縣馬踏山地方向係栽種松  
樹各姓分管山樹松毛間有被風吹落本屬無多時  
有附近貧人到山爬取引火山主亦不禁阻今提訊  
各犯悉與原招相符查例載黑夜無故入人家已就  
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若非黑夜又未  
入人家止在曠野白日摘取蔬果等類俱不得濫引  
此律又律載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



准竊盜論免刺若山野柴草木石之類他人已用工力砍伐積聚而擅取者罪亦如之有拒捕依罪人拒捕科斷又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鬪殺論各等語此案謝新瑞如果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沈阿全毆打致死自應照例擬徒今查核原招並逐一覆審已死謝新瑞實是白日在馬踏山爬取風落松毛半筐據屍親証佐人等均稱向有貧民爬取原所不禁是謝新瑞不惟與黑夜偷竊及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者不同卽較之盜田野穀麥蔬果及山野柴草他人已用工力砍伐積聚者亦尚有間雖沈阿全到官之日供有謝新瑞用竹爬向毆之語但並無証佐可憑又無傷痕可據詞出一面未便律以拒捕格殺勿論之條而按之毆死竊賊比照擬徒之例又非曠野白日所得濫引惟沈阿全全究係山主與凡人鬪毆稍有不同原招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揆之情法似尙無枉沈阿全仍照原擬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查審擬命案必先將



被殺者係平人或係罪人研訊的確方可定兇手抵  
命罪名至擅殺竊賊之案又必究出行竊實據驗明  
事主認贓方可按律定擬今沈阿全因謝新瑞爬取  
松毛戮傷身死先據該撫三原題將沈阿全照罪  
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抵經臣部駁查謝新瑞  
既係行竊罪人撞遇事主並不畏懼反逞兇先毆沈  
阿全奪鋤聳柄致傷擬以絞抵是徒嚴事主之罪反  
畧賊匪逞兇之情駁令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  
該撫王疏稱該處遍山皆是松樹風吹松毛落地  
向聽貧民扒取本不禁阻而沈阿全到官所供謝新  
瑞先行向毆之處係屬一面之詞沈阿全究係山主  
仍照原擬罪人不拒捕律擬以絞候前來臣等細閱  
各犯証屍親前後兩次供詞該處山地共一百一十  
畝沈阿全僅止四畝各山皆種松樹三冬風吹松毛  
落地附近貧民拾取代薪各家俱不攔禁卽沈阿全  
供內亦有松毛向不禁人扒取伊當日原想奪下松  
毛並非指以為賊之語查風吹松毛較之例載他人  
用工力砍伐堆積之物迥不相同且公共山田因風





吹落不能獨指為沈姓之物而貧民逐日扒取亦不止謝新瑞一人是松毛不得定為偷竊之贓則謝新瑞亦不得斷為有罪之人即使互毆成傷又豈得謂之逞克拒捕查沈阿全覓松毛在筐即行喝罵謝新瑞亦以為眾人公取之物不服回詈用扒向毆沈阿全用鋤回毆兩相扯奪以致被戳身死明係爭鬪情形該撫既經訊明確情復將沈阿全究出係山主一節仍依罪人不拒捕律定擬雖同一絞候罪名而所引之律殊與案情不符沈阿全應改依鬪毆殺人律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奉旨沈阿全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兩造互毆各斃一命兇手俱係死者有服親屬  
減等擬軍部駁應具 題完結

刑部會看得陳阿望致傷盧添發身死盧興千戳傷  
陳阿聘斃命一案先據署廣東巡撫巴 咨稱乾隆  
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陳阿望攜帶鉄鋏至盧添發  
田內挖取蚩螬誤將田腔鉄毀適盧添發看見令其  
築復致相爭鬧陳阿望堂弟陳阿聘趕至帮護用竹  
尖戳傷盧添發左腿肚腹轉身跑走盧添發追趕陳  
阿望恐弟受傷趨護用鉄鋏戳傷盧添發穀道倒地



維時盧添發姪孫盧興千看見取挑救護截傷陳阿  
聘臍肚倒地盧添發當時身死陳阿聘于是晚殞命  
訊認不諱查陳阿望係已死陳阿聘大功服堂兄盧  
興千係已死盧添發總麻服姪孫死者俱係各克手  
本宗有服親屬除應照餘人擬杖之陳阿聘已死不  
議外陳阿望盧興千均係死者有服親屬將應擬抵  
人犯免死減等發近邊充軍等因咨達前來當經臣  
部以兩家各斃一命克犯係死者本宗有服親屬免  
其抵命問擬軍罪之例係由死罪減軍與原犯軍流  
者不同自應循例具題今該署撫將陳阿望盧興  
千因各係死者有服親屬照例減等擬軍咨部完結  
與例不符應令該撫照例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  
駁去後今據該撫尙將陳阿望盧興千仍依例擬  
軍循例具題前來除應照餘人擬杖之陳阿聘已  
死不議外陳阿望盧興千應如該撫所題均合依兩  
家互毆各斃一命各係死者本宗有服親屬均應照  
擬抵人犯免死減等發近邊充軍例發近邊充軍至  
配所杖一百該犯等與被殺之人並不同居共財仍



照例各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營葬乾隆

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共毆致命身死餘人各照所傷本律定擬

刑部議覆廣西巡撫朱 奏稱竊查律載共毆人因  
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原謀者杖一百  
流三千里餘人各杖一百又例載共毆之人審係執  
持鎗刀等項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各  
等語律例周詳已極惟是共毆之人先折人骨致人  
手足難動後被正兇毆打致死此等情節較重人犯  
固非正兇之人不便照原謀律擬流又未執持鎗刀  
毆有致命傷痕亦與發遣之例不合問刑衙門總照

人命

七三 毆及故殺人



餘人滿杖完結伏思鬪毆律載折跌人肢體者杖一百徒三年今在命案之中反得從輕者因一命一抵已蔽厥辜但死者若非先被毆打折傷或可走避于他所或可搪抵于臨時斷不肯束手待斃臣請嗣後共毆之案先毆折傷因而被人毆打至死者除正兇擬絞外其首先折傷之犯仍照折跌人肢體本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下手傷重者絞原謀杖一百流三千里餘人各杖一百又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又折跌人肢體及瞎人一目成廢疾者杖一百徒三年瞎人兩目折人兩肢損人二事以上至篤疾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兇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又糾衆互毆數在五人以上致斃二命三命案內律止擬杖之餘人如有輾轉糾人助勢及執持金刃器械傷人者比照原謀擬流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若猝遇在場幫護審非預糾械鬪及互鬪止斃一命之餘人如有執持兇器及金刃傷人者各照本律本例定擬等語誠以兇徒因事共毆



致斃人命案情不一除應抵之外其餘逞兇之犯所  
毆之傷既有輕重之分所持之械亦有金刃兇器他  
物之別依律杖一百不足示懲者復定有糾衆致斃  
多命輾轉糾人執持金刃兇械傷人者擬以滿徒之  
例卽止斃一命之餘人內亦有執持兇器及金刃傷  
人者各有本律本例分別定擬之條律例已極周詳  
總在細心援引自歸允當是以臣部辦理共毆案內  
餘人除僅止手足他物傷人者仍照律擬以滿杖外  
如毆至折人肢體以及金傷瞎人一目二目毆人廢

疾篤疾並執持兇器傷人之類無論毆打之先後均  
核其所傷之重輕各照本律本例分別擬以軍徒並  
非概照餘人僅擬滿杖卽外省間有錯擬之處臣部  
卽隨案更正今該撫請將首先折傷之餘人照折跌  
人肢體本律擬徒是未融貫餘人各照本律本例問  
擬之文况鬪毆律內傷罪各有等差原無論毆傷之  
先後若專以首先折傷之餘人定擬滿徒其執持兇  
器金刃傷人及毆至折傷以上者豈得因下手在後  
減其徒流軍遣之罪是該撫請將首先毆至折傷者



提出另立專條不惟瑣屑紛繁且恐問刑衙門轉致于先後下手之間漸開輕脫之弊應將該撫所奏之處無庸議惟是該撫既有此奏誠恐各省尚有似此未能融貫例文者應將共毆之餘人如有執持兇器及金刃傷人者各照本律本例之文再行通行各省督撫將軍轉飭所屬一體遵照則辦理自無歧悞矣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奉

旨依議

被拉不放用力掙脫失跌致斃部駁改依過失

殺收贖

刑部題會看得茂名縣民黃中著被拉掙脫致程明世跌傷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王檢疏稱云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署撫李侍堯疏稱查黃中著實因程明世酒醉用手按住不放惟恐糾纏生事用力掙脫止圖自己脫身並無戲謔爭鬪情事是程明世站立不穩失跌致斃實非黃中著意料所及誠如部駁與過失殺人律內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



律註相符將黃中著改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黃中著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鬪  
 殺罪依律收贖追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屍親  
 收領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

妻推跌姪復又罵姑被夫故殺部駁改徒

刑部題會看得隆平縣民王瑞因伊妻張氏忤逆其  
 母糾同伊兄王大隴將張氏勒死一案先據直隸總  
 督袁守侗疏稱緣王瑞向係習武娶妻張氏結褵  
 年張氏素性悍潑時與伊姑楊氏爭吵屢經王瑞訓  
 誠不悛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張氏欲歸觀劇  
 伊姑楊氏阻止張氏推楊氏倒地而去鄰人王智瞥  
 見扶送楊氏回家比伊子王大隴王瑞等自外回歸  
 楊氏告知前情王瑞欲往毆責當經楊氏勸阻二十





日張氏從母家來王瑞卽將張氏訓罵迨二十二日  
下午時分張氏將飯喂犬楊氏理斥張氏不服將楊  
氏比犬回詈楊氏當加斥罵時王瑞同兄王大隴先  
後回歸楊氏告知前情王瑞見而氣忿踢傷張氏右  
膝張氏卽行走避王瑞等當向楊氏勸慰旋各外出  
後張氏復以楊氏挑撥伊子毆踢之言混罵不休更  
餘時分王大隴自外回歸楊氏告知復罵情田并自  
稱忿不欲生王大隴又復勸慰楊氏卽自就寢迨至  
二更王瑞拉弓歸家王大隴將張氏在家復罵及伊  
母忿不欲生之語轉向王瑞告知王瑞趕至屋內見  
張氏披衣坐炕責罵其非張氏頂撞撒潑稱欲尋死  
并拔頭上所帶骨簪自行劃傷心坎王瑞益加忿恨  
起意致死卽取枕邊布帶將張氏推倒在炕欲將張  
氏勒斃張氏掙扎致被王瑞指甲劃傷咽喉王瑞因  
力不能制喚令伊兄王大隴幫助王大隴始猶阻止  
後因王瑞以伊妻不死必致伊母氣死之言相激王  
大隴無奈勉從走進屋內將張氏左手按住王瑞用  
膝蓋壓住張氏右手將帶繞于張氏項脖勒緊挽結



張氏脚踏數下王大隴當卽走出王瑞恐張氏不死  
又取牆上所插紡線鉄鋌扎入張氏穀道立時斃命  
報驗屢審不諱查律載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父母而  
夫擅殺者杖一百親告乃坐又夫毆妻至死者絞監  
候故殺亦絞又例載秋審內如子婦不孝毆翁姑  
其夫忿激致斃此等情切天倫與尋常鬪狠者不同  
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各等語此案王瑞之  
妻張氏將伊姑楊氏先後推跌詈罵王瑞欲行勒死  
不遂喚令伊兄王大隴幫同按手用帶繞勒氏頸又  
用鉄鋌扎斃實由忿激所致但楊氏雖經到案供明  
究未先行親告且子婦詈罵翁姑被夫忿激致斃既  
有秋審再減明文則定案時自不得牽引擅殺之條  
其謀殺妻命應依故殺法科罪將王瑞依故殺律擬  
絞監候王大隴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量減一等流  
三千里等因具 題經臣部等查律載妻妾毆夫之  
祖父母父母者斬罵者絞又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  
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註云親告乃坐等  
語細繹律意原恐夫妻不睦或因他事起衅迨毆斃



所見集卷之十  
百三  
之後捏情卸罪而父母因溺愛其子亦附會妄供圖  
脫子罪故須親告乃坐至若媳忤其姑見証確鑿其  
媳實係罪犯應死之人卽當準情引律以正倫常而  
維風教此案王瑞之妻張氏欲歸寧觀劇伊姑楊氏  
阻止張氏執意前行楊氏至街拉住張氏將楊氏推  
跌倒地有鄰人王智目擊扶送楊氏而歸嗣張氏將  
飯喂犬楊氏理斥張氏不服比犬混罵當經王瑞同  
兄王大隴回歸楊氏告知情由王瑞氣忿踢傷張氏  
右膝并向伊母勸慰張氏復以楊氏挑唆伊子毆踢  
混罵不休楊氏忿不欲生王瑞責罵張氏猶頂撞撒  
潑以致王瑞忿激交加起意致死核其情節此等悍  
潑之婦毆詈其姑實屬罪干惡逆不但伊母楊氏到  
案供明且有鄰人王智當場目睹情非捏飾卽與親  
告無異其夫王瑞情切天倫忿激致斃實屬擅殺如  
謂該犯于勒緊項脖之後恐其不死復取紡線銚  
扎入穀道情較殘忍亦可于擅殺本律上酌量加等  
定擬已足蔽辜今該督將王瑞遽依故殺本律擬以  
絞抵殊屬情輕法重罪關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督



另行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該督去後續據該督疏稱查  
張氏始欲歸寧觀劇因伊姑楊氏拉阻輒將楊氏推  
跌倒地繼復屢次辱罵以致楊氏忿不欲生及至伊  
夫王瑞責罵其非猶不自知引咎反行頂撞撒潑非  
獨楊氏到案供吐確鑿兼有鄰人王智目睹可証是  
楊氏雖未先行親告實與親告無異王瑞一時情切  
天倫忿激致斃前照故殺妻律擬以絞抵實屬情輕  
法重惟是王瑞于勒緊張氏項脖之後復用鉄鋌扎

人穀道立斃其命情較殘忍若僅照擅殺本律定擬  
又覺不足蔽辜將王瑞改照擅殺本律上加等擬徒  
王大隴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王瑞  
應照妻毆罵夫之父母而夫擅殺者杖一百律上量  
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至配所折責二十板該督既  
稱王大隴係張氏夫兄當伊弟王瑞欲將張氏勒斃  
喚令幫助之時曾經勸阻並非預先同謀後因伊弟  
以張氏不死必致伊母氣死之言相激始行勉從按  
手實與凡人同謀斃命從而加功者不同是以前照



所見集 卷之十一 百五

謀殺人從而加功律量減擬流今王瑞既已遵駁改擬杖徒且張氏毆詈其姑原屬罪犯應死之人王大隴應改照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擅殺者杖一百律減一等杖九十係助弟共犯仍加一等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完結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

出嫁之女與人賭博被婿休回不服教誨起意勒死外將婿擬絞母擬徒部改婿照成案改擬杖一百流三千里

刑部題會看得靈石縣民婦趙張氏商同伊婿張翔鵠勒死伊女張趙氏一案據晉撫雅 疏稱緣張翔鵠繼娶趙氏為妻素不和睦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間張趙氏歸寧赴鄰婦張辛氏家閒坐適有王趙氏賀燕氏共聚張辛氏會向貨郎担上買有木牌一付起意邀賭王趙氏等各無錢文張辛氏令分豆作馬輸

所見集二 卷之十一 人命 百六 戲殺誤殺過失殺



羸記賑俟有錢償還各皆依允四人同賭張趙氏共輸欠張辛氏等錢五百三十文而散至三月初四日張趙氏竊取張翔鵠銀五錢欲償賭欠被張翔鵠搜獲詢悉情由向其責詈趙氏躺地哭罵張翔鵠因趙氏不守婦道欲行休棄往訴妻母趙張氏令將趙氏領回趙張氏隨至張翔鵠家將趙氏訓斥趙氏臥炕不起愈肆潑詈初七日上午張翔鵠復催張氏將女領回張氏入房瞥見趙氏睡熟因念及伊女聚賭潑悍不服管教心生忿恨起意勒死出與張翔鵠相商

張翔鵠先拒後允卽同張氏進房張氏尋取麻繩從趙氏項脖繞轉咽喉與張翔鵠分頭抽勒趙氏立時殞命張翔鵠畏懼訴知堂叔張大剛慮其告官受罪主令私埋藏跡張翔鵠當令工人武清臣買備棺木雇李大久張來喜并不知姓名乞丐將張趙氏屍棺抬赴祖塋掩埋張來喜等各得工錢而散經鄰婦由劉氏投明牌頭報縣屢訊供認前情不諱查趙張氏因出嫁之女張趙氏聚賭潑悍不守婦道致伊夫張翔鵠堅欲休回隨起意勒死是張趙氏已有違犯教



令之罪張翔鵠幫同勒死伊妻雖係為從但例無聽從他人謀故殺妻得以輕減明文自應仍按本律定擬將張翔鵠依律擬絞監候趙張氏等擬以徒杖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又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故殺者亦絞又律載謀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各等語蓋毆妻至死無論謀故罪止絞候係指本夫起意殺妻者而言至聽從他人殺妻又與本夫自行殺妻不同又與他人謀殺加功情亦有異向因此類案情絕少故例內並無聽從他人謀故殺妻作何治罪明文此案張翔鵠因妻趙氏不守婦道往訴妻母趙張氏欲將趙氏休棄趙張氏隨往訓斥因趙氏愈肆潑詈心生忿恨起意致死與張翔鵠商允乘趙氏睡熟即取麻繩從趙氏項脖繞轉咽喉與張翔鵠分頭勒斃命是趙氏之死實由伊母趙張氏起意謀勒所致除趙張氏不應如該撫所題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杖一百應改依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

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



年係婦人照律收贖外至張翔鵠勒斃妻命係聽從  
加功之人該撫以律無明文仍將張翔鵠依殺妻本  
律定擬絞候不特與本夫自行謀故殺妻者無別且  
與凡人聽從加功謀命擬絞之條致滋牽混揆之情  
法未爲平允而此案事理既無成律可循隨檢查乾  
隆三十七年四川總督阿 題敘永廳李如榜毆妻  
楊氏傷重料不能生聽從義父傅天成主令假作自  
縊希圖卸罪卽取麻繩遞給傅天成將楊氏繫掛坊  
上懸掛殞命該督將爲首之傅天成依謀殺人造意  
律擬斬監候李如榜照尊長謀殺卑幼于絞罪上減  
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經臣部核覆 題准在案今  
張翔鵠聽從妻母趙張氏將伊妻趙氏勒斃與李如  
榜聽從義父傅天成將伊妻楊氏懸弔致死事同一  
轍似可按照定擬應請將張翔鵠一犯改照李如榜  
之案于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是否有當  
伏候

皇上訓示如蒙

俞允嗣後遇有此等案件通行遵照一體辦理再該撫既



稱張大綱雖無預謀加功情事但既知張翔鵠勒死伊妻趙氏不行首告反主令私埋應比依毆故殺人案內克犯起意埋屍滅跡其聽從抬埋之人審係在場幫毆有傷擬杖一百徒三年例該犯係張翔鵠小功尊屬應照律減三等杖七十徒一年半至配所折責二十五板係武生另行斥革李太久張來喜受雇抬埋並不知趙氏勒死情事均合依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埋藏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武清臣聽從張翔鵠幫同抬埋係張翔鵠雇工律得容隱應免置議張辛氏出牌聚賭除賭博輕罪不議外合依賭博不將造賣賭具之人供出即將出有賭具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照律收贖同賭之王趙氏已經病故應毋庸議牌頭楊君治應照總甲不行嚴查緝拿例笞五十折責二十板同賭之賀燕氏及幫抬屍棺之不知姓名乞丐獲日另結張趙氏所輸錢文係屬虛賭應免著追等語應如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此案賭具係該縣自行究出例得免議所有失察職名文員係靈石縣知縣徐希高





失察賭博及存留賭具之武弁係把總李光興承審  
遲延一月以上職名係靈石縣知縣徐希高理合附  
叅聽候部議等語應俟

命下之日移咨吏部兵部照例查議等因乾隆四十七年  
四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

鳥鎗誤傷比照捕戶致死人命滿徒

刑部題會看得興國縣民黃昌懷放鎗打麋過失致  
傷姚文貴身死一案據江西巡撫海成疏稱緣黃昌  
懷姚文貴均係獵戶素無嫌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姚文貴邀黃昌懷並獵戶楊奉祥郭必  
茂同往色家山打獵訂于次日山口會齊黃昌懷應  
允二十二日黃昌懷攜帶鳥鎗并邀獵戶黃讞宗携  
帶鎗物同至山口姚文貴先已攜帶鎗狗楊奉祥郭  
必茂各帶鳥鎗在彼等候一共五人齊至山上擺開



圍場姚文貴在正南黃昌懷在正東油樹林內楊奉  
祥郭必茂各坐守山頭黃讞宗帶狗搜山有麋子一  
隻跑往東南楊奉祥施放鳥鎗未着麋子往正南跑  
走姚文貴放鎗亦未打中遂架鎗追赶比黃昌懷在  
油樹林內聽聞正南東南兩處鎗响已將手中之鎗  
裝放砂子安好火繩卽從樹內出看望見一麋在西  
南山上亂跑將鎗點放向打不料麋已跑脫恰值姚  
文貴架鎗突出時黃昌懷之鎗已發適中姚文貴食  
氣噤心坎等處滾跌下坑擦傷左額角左眉等處黃

昌懷驚慌棄鎗跑至山坑楊奉祥等在高處望見先  
後趕至扶救詎姚文貴傷重旋卽殞命比楊奉祥等  
遂欲通知親屬黃昌懷畏罪央求隱瞞捏爲自行跌  
死楊奉祥等亦各圖免累應允黃昌懷隨將姚文貴  
之鎗藏放草窩各散時姚文貴所帶獵狗自行走回  
屍兄姚文興以伊弟携鎗帶狗出門與黃昌懷楊奉  
祥等同伴打獵至晚未回次日前往各家尋問黃昌  
懷等均各躲匿不見至二十五日尋獲屍身投保報  
縣驗訊據黃昌懷將打獸適傷致斃情由供認不諱



究無別衅爭鬪情事查黃昌懷見麋跑走施放鳥鎗不料麋已跑脫而姚文貴亦因趕麋突行奔出黃昌懷因鎗已點放猝不能收適傷姚文貴身死正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傷人之律註相符黃昌懷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鬪殺罪依律追收贖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被殺之家收領營葬楊奉祥郭必茂黃讞宗明知黃昌懷鎗傷姚文貴身死乃聽從扶同隱匿並不報官雖據訊無受賄情事究屬不合均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飭先折責發落鳥鎗均經編號除黃昌懷姚文貴鳥鎗應行銷燬外其楊奉祥郭必茂黃讞宗所繳之鎗均仍給還等因前來查黃昌懷放鎗打麋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業經本部條奏捕獵殺人定例改擬杖一百徒三年行文該撫在案餘如該撫所咨完結可也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准咨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昨日圍場內有虎鎗護軍因射生失手悞傷圍墻蒙古兵之事已交行在刑部問擬若所射之蒙古竟因



傷而死則其情甚為可憫而射人之護軍情罪較重  
 乃刑律于此事向無專條而兵部改獵例載凡人用  
 箭射傷平人有分別鞭責追銀給與被射之人即因  
 而致死者僅追銀兩鞭一百亦不擬抵圍場向用此  
 條例揆之情理未為允協此等雖傷出無心但其人  
 因傷致斃人命攸關豈可僅以罰責完結而圍場內  
 控弦馳射乃得心應手之事更非刑律過失殺所云  
 耳目心思所不及者可比若不另定科條則隨手施  
 放悞殺悞傷者尚知所懲儆乎即如刑律戲殺條下  
 載比較拳棒之類傷人死者以鬪殺擬絞自可為此  
 事比例若傷而未死又常別有等差其應如何分別  
 定罪之處著軍機大臣定擬具奏欽此隨經軍機大  
 臣奏准定例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丁等因射獸  
 而悞傷平人致死者照比較拳棒戲殺律擬絞監候  
 仍追銀給付死者之家如係前鋒等給銀一百兩係  
 跟役給銀五十兩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

刑部奏查過失殺人律註內載彈射禽獸不期而殺

刑部奏查過失殺人律註內載彈射禽獸不期而殺

高弓殺傷人



人者皆准鬪殺論依律收贖給被殺之家營葬等語  
臣部及外省問刑衙門向來辦理施鎗放箭打射禽  
獸不期殺人之案皆因其非耳目思慮所及與初無  
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之律義相符遂悉照過失  
殺人律收贖又查本年八月內軍機大臣遵奉

諭旨議定圍場新例內開凡圍場內應行射獸之兵丁等  
因射獸而誤傷平人致死者照比較拳棒戲殺律擬  
絞監候仍追銀給付死者之家如係前鋒護軍親軍  
領催及甲兵等給銀一百兩係跟役給銀五十兩等

語奏明辦理在案今據江西巡撫海成咨稱興國縣  
民黃昌懷放鎗打鹿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緣姚文  
貴約同黃昌懷等共五人往山打獵分立各處見鹿  
子跑出姚文貴放鎗未中遂架鎗追赶而黃昌懷亦  
見鹿放鎗不料鹿已跑過恰值姚文貴突出黃昌懷  
猝不能收以致鎗子適中姚文貴心坎等處殞命該  
撫將黃昌懷照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前來臣等伏  
思民間打獵施放鎗箭打射禽獸多在深山曠野之  
中往往有不期殺人之案但獵戶之射捕禽獸或一



人獨行或三五人偕往此與

圍場重地人騎衆多者右關左碍乃控弦馳射漫不審  
慎因而致死人命者情節雖稍有不同但捕獵施放  
鎗箭原應重加審慎乃任意施放全無顧忌以致適  
傷釀命迨至到官僅照過失收贖其情已爲未協且  
恐粗猛之徒知有此律其畏法之心輕則貪獲之念  
重不但不足以禁戒甚或有明知而故犯者不可不  
防微以杜漸也臣等詳加斟酌除

圍場重地兵丁射獸誤傷平人遵照新定之例辦理外  
其有民人捕獵遇有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  
者應請比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  
因而傷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一十  
兩俾愚民皆知一經失手致斃人命卽于滿徒罪名  
共相儆惕庶情法均歸平允如蒙

俞允所有現在黃昌懷致傷姚文貴身死一案卽照此辦  
理并載入例冊通行遵照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

日奉

旨依議欽此



逼令和姦之婦誣人調戲不從投河身死部駁  
仍照擬遣部改照因姦逼死承審官議處

刑部奏先據山東巡撫國泰咨稱夏津縣民李化為  
毆逼李殷氏趙梅氏等投河身死一案緣李化為與  
無服族兄李照同庄居住李照向係拉船外出遺妻  
殷氏在家獨處殷氏時挽李化為代買柴米常相往  
來隨于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即與殷氏調戲  
成姦嗣後乘便姦宿不計其次李照並不知情四十  
三年七月十八日李化為撞遇同庄趙有賢之妻梅



氏拾柴誘至高糧地內亦調戲成姦以後時赴梅氏  
 家宜淫無忌趙有賢利其資助知情容隱四十四年  
 二月十八日傍晚李化為至趙梅氏家閒談時李殷  
 氏亦在趙梅氏家紡花繼因天黑李化為囑梅氏點  
 燈梅氏即赴東鄰侯士龍家討火李殷氏亦因天晚  
 回家李化為尾隨其後殷氏出至門外適遇師九經  
 過殷氏向問師九隨聲答應梅氏携火踵至見師九  
 帶有烟袋給火吃烟彼此各散李化為又隨梅氏回  
 至其家以該氏過火與師九吃烟疑其有姦向梅氏  
 查問梅氏答無其事李化為旋以師九家道稍裕起  
 意訛詐商令梅氏誣賴師九黑夜在街調笑並邀殷  
 氏作証梅氏不允李化為聲言毆打梅氏素懼伊惡  
 勉強喚殷氏至家告知前情殷氏亦不允往李化為  
 強令借至師九家中即以在街借火吃烟調戲梅氏  
 等語向其誣賴師九因其平空誣捏即令梅氏殷氏  
 質証梅氏殷氏均稱並無其事李化為因不遂意將  
 梅氏殷氏嚷罵並各掌批其頰又將勸解之師九摔  
 跌在地並逼梅氏殷氏死在師九家中欲令師九畏





懼央求以便乘機索詐經趙成勳等聞變解勸適李化爲之叔李靜旋亦趨至將李化爲喝斥回家師九之妻周氏將梅氏殷氏勸解梅氏等即將李化爲意在訛詐今未遂意將來必將伊等尋衅生事俱欲投河自盡向周氏言及周氏再三勸慰親送各該氏回家詎梅氏殷氏被李化爲毆罵恐其尋衅忿懼交迫各自投河殞命師九因聞伊妻周氏之言心疑未釋卽于次早尋見李照堂叔李典並梅氏之夫趙有賢前赴河岸找尋于二十三日尋獲梅氏屍首具報到縣經縣查驗並撈獲殷氏屍軀驗詳飭審研訊供認不諱查李化爲旣與李殷氏趙梅氏姦淫無忌復因趙梅氏在街給火與師九吃烟輒指爲調戲起意訛詐喚同梅氏殷氏前至師九家質証因各該氏未允不遂其意輒將各氏毆打并聲言令各氏死于師九家中復將師九危言嚇斥冀圖訛詐以致梅氏殷氏忿懼交迫投河殞命雖威逼致死二命並非一家但因訛詐逼斃二命情殊兇橫若照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良人例擬以極邊四千里充當苦差不赦



辜李化為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各屍親收領趙梅氏與李化  
為通姦本夫趙有賢訊係知情縱容趙有賢合依縱  
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姦夫姦婦各杖九十律應杖  
九十折責三十五板所得李化為零星資助錢米並  
無確數免其追繳趙梅氏李殷氏與李化為通姦業  
已投河身死俱毋庸議李殷氏之夫李照訊係並非  
知情縱姦且外出未回應與訊無調戲梅氏之師九  
均毋庸議等因咨部經臣部以寬惡棍徒生事行寬

又例載豪強兇惡之徒恃財倚勢因事威逼挾制窘  
辱令平人冤苦無申情急自盡致死一家三命以上  
者擬斬監候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  
上者擬絞監候如無前項情節仍照例分別擬軍各  
等語該縣前因李化為與趙梅氏等姦好欲訛詐師  
九銀兩乘梅氏給火與師九吃烟卽逼令梅氏殷氏  
同至師九家中誣指師九調戲冀圖訛詐因梅氏不  
允誣証該犯未遂所欲輒卽用言恐嚇將梅氏等毆  
辱以致梅氏殷氏情極投河殞命衅實起于訛詐致



死二命並非一家且被逼致死者均係犯姦之婦並非良人又與因姦威逼致死之律不符是以將該犯照棍徒擾害例擬軍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第查兇惡棍徒生事行兇問擬發遣之例原係專指無故擾害良人者而言今李化爲始則恣意姦淫後復指使姦婦以誣姦爲由肆其訛詐業已逼斃二命前將該犯照棍徒擾害例問發加遣而置逼斃二命之重情于不議誠如部示問擬實未允協第逼查律例並無姦夫逼令和姦之婦誣姦訛詐不遂將姦問擬發遣之例係專指無故擾害良人者而言若致成人命之案則當核其情節治罪干法始無枉縱此案李化爲先與無服族嫂殷氏通姦繼又與趙有賢之妻梅氏姦好嗣因梅氏在街與同庄居住之師九給火吃烟該犯卽起意訛詐師九勒令梅氏誣賴師九黑夜調戲並令殷氏作証梅氏等懼怕李化爲兇惡勉強允從繼因梅氏等據實說出並無其事卽行囑罵掌毆並逼該氏等死于師九家中欲令師九畏懼央求以便乘機索詐該氏等心知李化爲訛詐未



遂將來必致尋衅生事忿懼交迫各自投河殞命細  
閱案情該犯李化為始則恣意姦淫後復指使姦婦  
以誣姦為由肆其訛詐以致逼斃二命貪淫克惡目  
無法紀今該撫僅照棍徒擾害例問發加遣而置逼  
斃二命之重情於不議揆之情法殊未允協未便據  
咨率覆應令該撫另行妥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咨稱查例載因事威逼人致死  
一家二命及非一家至三命以上者發近邊充軍若  
一家三命以上發邊遠充軍仍依律各追埋葬銀兩  
婦毆辱以致各姦婦自盡非一家二命作何治罪明  
文自應仍照威逼人命致死問擬李化為應改照因  
事用強毆打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依  
律追給埋葬銀兩發近邊充軍例應發近邊充軍查  
該犯姦淫訛詐逼斃二命情殊兇橫僅擬因事威逼  
人命致死問擬近邊充軍不足蔽辜應請從重改發  
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為奴照例刺字仍于該犯名下  
追埋銀二十兩給各屍親收領等因前來臣等查此  
案前據該撫將李化為一犯照克惡棍徒生事擾害



例擬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經臣部以棍徒生事行兇問擬發遣之例係專指無故擾害良人者而言若致成人命之案則當核其情節治罪于法始無枉縱此案李化爲始則恣意姦淫後復指使姦婦以誣姦爲由肆其訛詐以致逼斃二命貪淫克惡目無法紀僅照棍徒擾害例問發加遣而置逼斃二命之重情于不議揆之情理殊未允協當經駁飭另行妥議去後今據該撫改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律擬軍改發伊犁爲奴等因咨覆到部臣等伏查李化爲一犯與殷氏等先後調戲成姦嗣因走至梅氏家閒談見梅氏在街給火與同庄居住之師九吃烟初疑有姦繼而思及師九家道稍裕起意訛詐嚇令梅氏誣賴師九黑夜調戲併強逼殷氏作証迨強令偕至師九家中而梅氏不肯昧心均稱並無其事該犯因梅氏等不肯誣証大忤其意卽將梅氏殷氏毆打逼令死于師九家中該二氏素知李化爲克惡今旣大忤其意當面毆詈不死亦必遭其毒手是以忿懼交迫當夜俱各投河殞命是此二婦之死實死



于李化為令其死在師九家中之一語也查李化為與梅氏等雖係和姦但因欲訛詐平民卽挾梅氏等被姦之短設計圖謀嚇令誣証嗣因不遂其意輒逞兇將該二氏毆逼斃命核其圖詐逼斃二命之情其始仍因妬姦起衅其繼則以忤意逼斃且斃至二命情罪尤重似此淫兇不法強橫已極之徒若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律問擬加遣殊屬寬縱李化為應比照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所有錯擬罪名之承審各官應俟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辦理至該撫前咨內稱趙梅氏與李化為通姦本夫趙有賢訊係知情縱容應照縱容妻妾與人通姦律杖九十折責三十五板李殷氏之夫李照訊非知情縱容且外出未回應與訊無調戲梅氏之師九均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此案臣等因該撫所審情節業已明確惟定罪不能平允是以卽由臣部改正未經再行駁審以免拖延合併聲明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其錯擬罪名之承審各官著吏部察議欽此



疑竊誣拿以致一家縊斃三命部駁改照豪強  
惡徒威逼致死例斬候

刑部題會看得彰明縣審解蕭文翰等疑竊嚇逼李  
孫氏縊斃三命一案先據四川總督文綬疏稱蕭文  
翰與魏榮胡榮思均籍隸安縣與彰明縣民李應瓏  
素不認識緣魏榮業內竹笋屢被偷竊雇蕭文翰胡  
榮思在林邊搭棚看守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二  
日四更時分適李應瓏約同陳一貴乘有月色各負  
背篋赴安炭廠買炭經過蕭文翰疑係竊笋喊拿李



應瓏在前行走恐被羈延隨卽奔逸魏榮等當將陳  
一貴拿獲陳一貴告知隨同曉堪居住之李應瓏赴  
廠販炭均非竊賊蕭文翰因陳一貴帶有背篋李應  
瓏又卽跑走疑爲狡賴欲就擒獲李應瓏一同報究  
魏榮等允從于二十三日將陳一貴押交飯店楊昌  
茂看守同赴彰明縣曉堪尋至李應瓏家查問買炭  
未回蕭文翰恐係隱匿聲稱李應瓏偷笋逃回奉差  
着落家屬要人胡榮思魏榮亦各隨聲附和經鄰婦  
曠王氏代爲分辯蕭文翰恐係串捏又以明日再來  
無人要拿家屬稟究之言恐嚇而回李應瓏之妻李  
孫氏畏懼哭泣以伊夫外出未歸曾否行竊不能立  
剖慮被拿送到官出醜子女幼小無人管顧亦經曠  
王氏勸慰各寢詎孫氏卽于是夜用繩拴繫橫樑結  
套先將子女酉蠻妹兒抱入套內縊斃自亦投縲殞  
命次早曠王氏驚見喊鳴地鄰報驗獲犯屢審供認  
不諱查魏榮竹笋被竊業經勘明確實其雇工蕭文  
翰因李應瓏等黑夜路過疑竊有因及至其家查問  
亦止隨口捏稱奉差查拿恐嚇並無詐贓及恃強凌



逼情事與有心假差平空誣良嚇詐者有間但蕭文翰等既獲陳一貴詢非竊賊乃以疑似之情輒欲並獲李應瓏具報用言恐嚇致令李應瓏之妻李孫氏畏累將子女縊死亦自投繯情同誣告致死將蕭文翰比照誣告人拖累致死一二人者擬絞監候魏榮等擬流等因具題前來經臣部查豪強克惡之徒恃財倚勢因事威逼挾制窘辱令平民冤苦無申情極自盡致死一家三命以上者例應斬候此案蕭文翰因疑李應瓏行竊竹笋尋至其家查拿未獲捏稱

李應瓏偷笋犯案逃回奉差查緝並以無人要拿家屬之言恐嚇以致李應瓏之妻孫氏被逼情極先將子女西蠻妹兒懸吊致死始行自縊殞命細核案情李應瓏等雖係黑夜携筴行走但止在蕭文翰林邊經過並未走入竹林迨蕭文翰疑竊賊拿李應瓏恐被攔阻羈延急趨奔逃其時竹笋並未失竊本無贓據可憑且據趕獲之陳一貴已將隨同李應瓏赴廠販炭均非竊賊之言從實告知儘可釋疑息事乃蕭文翰輒以毫無指實之竊情必欲搜尋拿獲比至李



應瓏家查問未遇卽硬誣以偷笋逃回並以無人卽  
行查拿家屬之詞恐嚇其爲有意假差嚇詐情節已  
屬顯然卽使蕭文翰並未索賍實止意圖報究而當  
其危言嚇逼卒令無辜之李孫氏旣慮夫出難剖竊  
情又懼到官必致出醜種種冤苦情極無由先將子  
女縊斃以絕顧慮旋卽自行投繯是一家三命遭此  
奇慘實由蕭文翰倚勢威逼挾制窘辱所致今該督  
將蕭文翰照誣告人拖累致死一二人例擬絞監候  
不特斷案不符且于情法未爲允協事關斬絞罪名  
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督詳核案情細釋例義另行  
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該督  
文綬疏稱遵照部駁覆加查核蕭文翰等黑夜防守  
竹笋陳一貴等從林邊經過捕獲告知並非竊賊其  
時竹笋並未被竊乃蕭文翰因李應瓏慌張奔逸必  
欲根究尋至李應瓏家查問下落因其未回誑稱李  
應瓏已經犯竊捏差恐嚇胡榮思魏榮亦各隨聲附  
和李孫氏慮及夫回無期會否行竊不能立剖又懼  
到官出醜情極無由先將子女縊斃以絕顧慮後亦



投繯自盡一家連斃三命實由蕭文翰恐嚇所致前  
擬絞候實未允協將蕭文翰改依威逼致死一家三  
命例擬斬監候魏榮等擬流等因具題前來應如  
該督所題蕭文翰合依豪強惡徒因事威逼挾制寤  
辱令平民冤苦無申情極自盡致死一家三命以上  
者斬監候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督既  
稱魏榮胡榮思仍照原擬為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  
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安置李應瓏陟一貴究非竊  
筭正賊應行省釋魏榮被竊竹筭飭令安縣緝獲另  
結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完結查魏榮胡榮思雖事犯  
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該犯等因聽從蕭文翰假差誣拿致李應瓏  
之妻孫氏情極先將子女勒死並自縊身死情節較  
重均應不准其減等竊筭正賊免其緝拿等因乾隆  
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奉  
旨蕭文翰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妻妾逼迫夫至死另定絞決專條

刑部題會看得山陽縣民婦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  
自縊身死一案據江蘇巡撫吳壇疏稱緣倪顧氏于  
乾隆四十一年再醮與倪玉爲繼妻倪玉有前妻所  
生之子倪四子因顧氏平日待其刻薄常相吵鬧四  
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倪玉見四子棉袄破爛欲將  
自己棉袄給穿顧氏不給而止迨至晚間倪玉又見  
四子棉被單薄復給棉袄覆蓋并有無母命苦之言  
顧氏聽聞吵嚷倪玉令四子往接伊妹楊倪氏至家



欲將四子交其撫養楊倪氏應允而回二十五日早  
倪玉令四子起身前往楊倪氏處並給錢販賣燒餅  
度日顧氏又不相容倪玉斥罵顧氏回詈倪玉拳毆  
顧氏左胎膊并抓住顧氏項頸拉其下床顧氏咬傷  
倪玉左手腕倪玉又用拳毆傷顧氏左腮腴顧氏喊  
罵倪玉復用頭撞傷顧氏左眼胞并右腮腴顧氏暈  
跌在地倪玉因頭撞顧氏致傷偏右詎倪玉因妻不  
賢氣忿莫釋乘閒自縊殞命比倪四子同楊倪氏至  
家驚見業已解救不及報縣驗詳審供不諱查此案  
倪顧氏刻薄前夫之子不容給衣禦寒又不許給本  
營生反目詈毆以致伊夫倪玉氣忿投繯是倪玉之  
死實由倪顧氏不賢逼迫所致倪顧氏應依例擬絞  
監候奏請

定奪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  
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奏請

定奪又律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各等語此案倪顧  
氏係倪玉繼妻因薄待倪玉前妻之子倪四子常相  
吵鬧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單寒欲送往伊妹楊倪氏



家撫養併欲給錢營生顧氏又不相容兩相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極自縊殞命是倪顧氏居心悍刻致夫自盡自應照律擬以絞決請

旨定奪今該撫將倪顧氏擬絞監候與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妻逼迫夫致死者比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奏請

定奪該撫既稱倪四子並無族分應聽其跟隨楊倪氏度日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旨顧氏著卽處絞餘依議欽此又奉

上諭刑部議駁原任江蘇巡撫吳壇審題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縊身死一案該撫將倪顧氏照逼夫致死例擬絞監候與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一本部駁甚是已如所議行矣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同列三綱所關綦重律載人子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者皆處以立決豈婦之於夫竟可從輕今乃逼迫其夫致令自盡此等潑悍之婦尙可令其偷生人世乎此案倪顧氏薄待





倪玉前妻之子致相吵鬧已失婦道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單寒欲給錢營生顧氏又與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極自縊殞命克悍如此該撫僅擬絞候豈明刑弼教之意乎律既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本屬允當乃例又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奏請定奪之條以致引用牽混殊未妥協着交刑部將此例另行妥議改正通行此案係吳壇審擬具題吳壇在刑部司員任內辦理案件最為諳練不應援引失當若此使其尚在必將伊交部嚴加

議處至臬司為刑名總匯塔琦亦由刑部出色司員簡放審擬此案失於寬縱殊屬非是塔琦著傳旨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整飭綱常明允協中之至意臣等除遵

旨通行各省督撫外查律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又例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

奏請

定奪等語蓋妻妾於夫服屬尊卑誠如

聖諭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名分至重以妻而逼迫其夫



致令自盡犯尊滅紀豈可復令偷生故定例比依此律者自應定擬實絞所以正綱常而儆悍惡也但查毆夫至篤疾律內載有絞決字樣而逼迫夫至死例內則云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絞奏請

定奪例內並未明言絞決問刑衙門引用既異牽混事理亦滋舛謬

聖明照見其謬混實由于此臣等遵

旨悉心酌議除律內毆夫至篤疾者絞決係毆夫至篤疾專條仍請照舊存留外其餘例內逼迫夫至死比依毆夫至篤疾律等句及奏請字樣俱行刪去另立妻妾逼迫夫至死者擬絞立決專條庶援引得免錯悞而立法益昭明備矣恭候

命下臣部于例冊內遵照改正並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旨依議



調戲人妻以致夫妻二人俱行自盡府州擬絞

臬司改軍部駁照府州擬絞奉 旨發新疆

充當苦差各官免議

廣西按察使富 跪奏為據實陳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一介庸愚毫無知識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臬司重任刑名專責一切罪名輕重應求

切當未敢稍事疎忽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氏和息後夫

婦先後服毒身死一案緣唐惠志之妻赴田買秧被



陳正仁乘間調戲投告伊夫保約赴廟理論陳正仁直認調戲屬實唐陳氏捏稱失落首飾勒令陳正仁出償遮羞賠禮錢文唐陳氏夫婦收受和息迨一月之後唐陳氏因被村童耻笑追悔抱忿往告伊母陳覃氏解勸回家潛行服毒身死屍母陳覃氏埋怨唐惠志不應得錢和息致女自盡唐惠志見妻已死又懼究出得錢和息治罪旋亦服毒身死報經前任北流縣病故知縣鄭嵩望審擬陳正仁依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由該州覆訊照擬詳解到司臣檢查歷年各省審辦此等調戲和息後本婦羞忿自盡部駁成案均係罪止滿流本案因連斃二命恐情易于出入當經詳委前任桂林府今陞廣東糧儲道杜琮會同在省之前署鬱林州事上思州知州覺羅福隆泰督同臨桂縣知縣趙廷鼎詳加審擬仍將陳正仁照原擬絞候招解到司臣核查凡遇羞忿自盡之案本婦出自激烈捐軀並無日久明志之理唐陳氏始以捏稱失物勒賠遮羞本無欲死之心繼因村童耻笑事隔一月追悔輕生而本夫唐惠志亦



究由岳母出言埋怨私和畏罪自盡臣一時愚昧之見以爲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將陳正仁改依因事威逼一家一命例發近邊充軍具詳咨部旋准部臣以唐陳氏與伊夫唐惠志之死由陳正仁調戲羞忿所致事關二命未便率結駁令再加審詳妥擬等因行司遵經轉行原委審各官遵照部駁將陳正仁仍改照擬絞監候詳解核題准到部覆奉

旨陳正仁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並將行令承審府州縣錯擬職名開泰等因在部臣覆核罪名照駁擬絞監候實屬允當惟承審錯悞應擬職名責有攸歸伏思臬司雖例得免議但查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經部議准署貴州按察使德 條奏嗣後原擬本無錯悞上司更改失當經部指駁止將該上司照例議處等語此案承審之府州縣原擬絞抵實由臣所見不到改擬軍罪今將並未錯悞之承審府州縣予以議處而臣係改擬失當之員因事在例前反得置身局外於心實覺不安仰懇



皇上天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昭平允理合據實恭摺  
陳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不勝惶悚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六  
月初八日奉

上諭據廣西按察使富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  
唐惠志之妻陳氏賄和後因被村童耻笑追悔抱忿  
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  
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  
擬絞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生本

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  
原無慙忿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改依  
威逼例擬軍辦理本屬有因並非故為開脫至向來  
地方官規避處分一經邀免便思置身局外今富躬  
以此案係自行改擬不肯諉過於下請交部嚴加議  
處尚有體面至刑部駁改罪名仍照承審府州縣各  
官原擬乃因案關二命並非為調姦致死起見所辦  
亦無錯悞所有辦理此案之臬司富躬及原擬各官  
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從前此等案件凡遇手足勾引



致本婦自盡者俱按律問擬情實秋審時予勾其僅止語言調戲者雖按例定擬俱從寬免勾此朕準情酌理期于勿縱勿枉之意今此案雖致死二命但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稍失之寬陳正仁著改發烏魯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著卽照此問擬著爲令富躬摺並發欽此

逼嫁孀媳投塘身死部改給駐防兵丁爲奴

刑部題看得歙縣已故民人黃金寶之妻吳氏因伊姑黃江氏逼嫁投塘身死一案據安徽巡撫農起疏稱緣黃吳氏係吳爾桂之女子乾隆四十一年內適黃金寶爲妻孝敬舅姑謹守婦道族鄰周知四十四年八月黃金寶病故黃吳氏變賣衣飾殯殮營葬勤事女工姑媳度日四十五年六月內黃江氏以家貧媳寡欲氏改嫁冀圖財禮養老商之黃吳氏情願守節事姑立志不允再醮嗣九月初旬黃江氏又欲將



媳改嫁與族嬸黃方氏說及黃方氏以堂弟方教化  
 妻故欲商續娶回答黃江氏遂托為媒黃方氏意料  
 黃江氏姑媳自必說明旋向方教化述知方教化口  
 允因欲察聽尙未議定財禮寫立婚書九月十七日  
 吳爾桂前往伊女黃吳氏家探望黃江氏即將黃方  
 氏作媒之事向吳爾桂告知吳氏聞知即往夫坟哭  
 別隨即投塘身死詰究方教化並無強娶及串同逼  
 嫁情事似無遁飾將黃江氏依夫喪服滿妻妾情願  
 守志而夫家之父母強嫁律杖八十收贖並聲明黃

吳氏題請

旌表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夫喪服滿妻妾情願守  
 志而夫家之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又例載孀婦自  
 願守志而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  
 者照威逼例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是強嫁孀婦擬杖  
 之條原僅指翁姑強為主婚本婦並未自盡者而言  
 至若孀婦甘心守節翁姑依勢圖財強欲奪其素志  
 致令情急殞命者自應按照自盡擬軍之本例科斷  
 不得妄為援引致滋錯誤此案黃金寶之妻吳氏青





年喪夫矢志守節其竭力營喪勤苦養親實屬克盡婦道乃伊姑黃江氏貪圖財物逼令改嫁以致該氏不甘失節投塘身死按照本例黃江氏卽應擬遣該撫輒將孀婦自盡正條置之不論僅照強嫁孀婦並未釀命之例將黃江氏擬以杖八十並請收贖辦理實屬錯誤應將黃江氏改照孀婦自願守志夫家搶奪強嫁因而自盡者照威逼例發近邊充軍查黃江氏不能保全其媳名節強逼改嫁致令殞命姑媳恩義已絕應卽予以實遣不准收贖行令該撫酌發駐

防地方給兵丁爲奴仍重責四十板實決以昭平允該撫旣稱黃方氏並不查明黃吳氏是否情願改嫁輒據黃江氏之言混行說媒方教化雖無強娶亦未議定財禮寫立婚書但于黃方氏說媒之時並不查明確實冒昧應承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黃方氏係婦人照律收贖方教化折責發落等語查方教化雖非知情謀娶但黃吳氏情急捐軀究係衅因伊起若僅照該撫擬以杖八十無以示儆應再加枷號一個月餘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再該撫疏稱黃吳氏矢志



栢舟捐軀明志節烈可嘉相應題請

旌表以維風化等語應俟

命下臣部移咨禮部照例辦理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

九日奉

旨依議

父私和兄命子回控告部改父照自首子照干  
名犯義訟師兩家騙錢部改充軍

刑部題會看得義烏縣民宋尙佩毆傷徐仲詩身死  
屍父徐允武受賄私和作黃文光得財匿傷該縣  
草菅人命一案據浙江巡撫王亶望疏稱緣宋尙佩  
與徐仲詩鄰居無嫌宋尙佩故祖先于雍正年間用  
銀七兩典已故宋永六房屋一間仍係宋永六與姪  
宋昭受租住乾隆三十八年宋昭受將屋絕賣與徐  
仲詩之父徐允武議價十九兩先交銀一半餘訂出



屋後交清宋尙佩聞知往囑徐允武侯俟交價時向伊  
通知以便面扣典價四十二年二月宋昭受出屋交  
銀徐允武未向宋尙佩知會宋尙佩欲令代賠典價  
徐仲詩不依宋尙佩將屋鎖閉三月初一日徐仲詩  
邀令宋姓家長宋仲書宋永澤前往調處欲令自向  
宋昭受索討宋尙佩不允是晚徐仲詩氣忿將門鎖  
敲落携至宋尙佩門首爭鬧扭結宋仲書等走至勸  
解將徐仲詩拉回徐仲詩辱罵宋尙佩拾取柴片趕  
上從後毆傷徐仲詩左後肋徐仲詩轉身向撲失足  
跌地磕傷左額頰宋尙佩退回站立門首徐仲詩爬  
起趕毆被宋尙佩揪住髮辮將頭掙下又用柴片毆  
傷左右琵琶骨宋仲書等奪落柴片拉勸宋尙佩進  
門徐仲詩復隨後趕進扭住宋尙佩髮辮宋尙佩轉  
身手拖徐仲詩之脚徐仲詩仰跌陽溝宋尙佩亦合  
面失跌手往前挂將徐仲詩頭顱推磕牆角石上致  
傷頂心左并左太陽宋阿厚踵至與宋仲書等將徐  
仲詩扶起走至門外臥地不能言語徐允武欲赴縣  
稟驗宋仲書宋永澤勸令擡回延醫調治詎徐仲詩



傷重至初二日殞命宋尙佩畏罪浼徐允武外甥朱勝九說合私和許給徐允武銀五十兩并另備衣衾棺木懇求徐允武私殮不報又許謝朱勝九銀二十兩朱勝九向徐允武說合徐允武允從初三日地保朱宗常聞知往查徐允武捏稱伊子竊取伊錢嚷罵趕逐服瀆自盡不願報官宋宗常誤信爲實卽以服瀆情由稟縣請驗宋尙佩聞知恐驗出傷痕復與朱勝九商議朱勝九起意令徐允武遞詞攔驗并料理件作宋尙佩當給銀二兩二錢託其向件作黃文光

詭稱徐仲詩被父毆傷服瀆將銀送給囑其隱匿傷痕黃文光應允朱勝九又寫攔詞交與徐允武令其裝點服瀆情形囑托鄰佑徐允發等扶同混供初五日徐允武趕至中途投遞攔詞該叅員黃元燁不准攔驗及至屍場時已傍晚件作黃文光看明因傷身死因廠內搭蓬遮蓋昏暗屍身髮長傷小不甚顯露更欺黃元燁目力近視遂隱匿各傷卽以服瀆身死囑報黃元燁見該屍口流涎沫信爲服瀆屬實未加詳驗率行填格通報宋尙佩隨給黃文光銀四兩所



許徐允武朱勝九銀兩亦各交清至六月十七日徐  
仲詩之弟徐仲威自外回家詢知伊兄被毆身死伊  
父受賄私和次日進城欲控卽向素識倉書毛永清  
詢問并告知情由毛永清輒思從中調處勸令免告  
卽向宋尙佩告知宋尙佩願出銀五十兩毛永清冀  
圖分用往尋徐仲威說合徐仲威揚爲應允而散時  
徐仲威遇見素識之曹獻卿備述前情免令作詞曹  
獻卿聲言如欲開脫伊父受賄惟有控告知縣改案  
詐詳并將阻控之毛永清指爲調停公事之人宋尙  
佩不肯認毆如恐反坐只須臨時脫逃使案懸不結  
徐仲威遂送給錢六百文聽其捏寫呈詞隨赴司具  
控曹獻卿跟隨欲乘機圖詐朱勝九聞知與宋尙佩  
計議致送曹獻卿銀五十兩况其代出主意曹獻卿  
教令朱勝九囑咐徐允武堅供服誣并將伊子徐仲  
威責罵欲尋短見嚇制追黃元焯提訊徐仲威不敢  
與父質辯又懼審虛反坐乘押役馬進外出遂卽脫  
逃黃元焯因質証無人詳請俟獲到徐仲威再行審  
辦懸案未結嗣有徐仲詩無服族兄徐日德向宋尙



佩借錢不遂卽做照徐仲威呈詞赴臣衙門具控批  
 府提訊又有徐日德之兄徐日釧因該府發縣并訊  
 將徐日德拘押復行具控臣查此案先據該縣詳報  
 服滴叠經屍屬具控毆斃情節懸殊必須檢訊明確  
 方免出入當經提犯至省委員查審嗣據黃元煒拿  
 獲徐仲威解省委員赴義烏縣檢明徐仲詩實係受  
 傷身死訊供通詳將該縣黃元煒叅革審認前情不  
 諱朱尙佩應依律擬絞監候黃文光擬遣曹獻卿徐  
 允武朱勝九黃元煒擬徒毛永清等分別擬以枷責

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朱尙佩合依鬪毆  
 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屍父徐允武私和子命得銀  
 五十兩折實庫平紋銀四十九兩六錢雖係次子徐  
 仲威告發但未將受財首出徐允武應照屍親得財  
 私和人命准枉法論四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里無  
 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屍弟徐仲威告縣官  
 改供謊詳審虛但所控胞兄被朱尙佩毆死屬實應  
 照律免罪等語該撫所擬俱照各犯本罪依律辦理





原無枉縱但此案係父子兄弟之獄非尋常兩造告  
許者可比必須權衡情法俾倫紀間恩義無虧方無  
背于明刑弼教之本意查律載犯罪自首者免罪若  
法得容隱之親屬爲首如罪人自首法又註云卑幼  
告言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卑幼依干名犯義科斷  
又干名犯義子告父雖得實亦杖一百徒三年今徐  
允武受賄私和長子命案次子徐仲威自外回歸知  
兄冤死伊父賄和赴司具控詞內雖無伊父受賄之  
語已明知到案必破實與首告無異是伊父罪擬杖  
徒實因徐仲威告官所致該犯爲兄雪憤于手足之  
誼雖全而陷父充徒則名義所傷尤重旣不忍胞兄  
命死無辜豈反忍親父身罹徒配若如該撫所擬不  
特徐允武不能無憾于子卽揆之徐仲威爲子之心  
亦斷不能一息自安應改照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  
首免罪罪坐卑幼律將徐允武免罪徐仲威杖一百  
徒三年則該犯于兄弟之誼旣盡父子之恩亦無虧  
矣至曹獻卿始則幫助徐仲威捏告宋尙佩妄稱縣  
官改詳誣扯多人已屬健訟繼復幫助宋尙佩教令



徐允武堅稱服滿詐尋短見嚇逼其子逃避兩邊得  
 贓翻覆播弄實屬刁詐生事查例載積慣訟棍播弄  
 鄉愚恐嚇詐財依棍徒生事擾害例發雲貴兩廣極  
 邊烟瘴充軍是例內本有專條該撫將曹獻卿照恐  
 嚇取財計贓科罪與案情尚未允合曹獻卿應改照  
 訟棍播弄鄉愚恐嚇詐財依棍徒生事擾害例發雲  
 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該撫既稱件作黃文光得贓  
 舞弊匿傷不報幾至正克漏網與故出無異除將得  
 贓銀六兩輕罪不議外合依故出人罪放而還獲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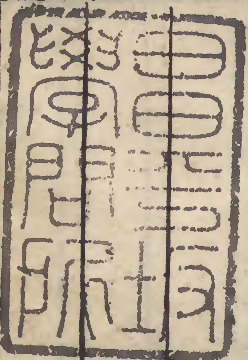
一等律于宋尙佩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朱勝九得銀私  
 和先為徐允武過付銀四十九兩零又與曹獻卿說  
 合過付銀四十五兩均應與受財人同科應照枉法  
 贓四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律杖  
 一百徒三年倉書毛永清既知徐仲威欲控輒行勸  
 阻冀圖分財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兩個  
 月地保宋宗常不查確實混報服滿宋仲書朱永澤  
 明知宋尙佩行賄私和徇隱不舉均有不合應與不





還典價致肇衅端之宋昭受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徐日德係徐仲詩族兄做照屍弟徐仲威呈詞上控  
雖所告毆死屬實但因詐錢不遂插身呈控亦屬不  
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徐日釧因伊弟徐日德羈  
押不放情急上訴情尚可原應與訊無受財之原差  
馬進並免置議泰革知縣黃元燁合依斷罪失出者  
減五等罪囚放而還獲聽減一等於絞罪上遞減六  
等杖六十徒一年其行賄銀錢于各犯名下照追入  
官仍追宋昭受典價銀七兩給宋尚佩收領屋歸徐  
允武管業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四十四  
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宋尚佩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文心丁卯



